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薺癡及局外

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，也覺後悔，但又無去就他之理，因此日夜悶悶，如有所失。紫鵲也看出八九，便勸道：「論前兒的事，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。別人不知寶玉的脾氣，難道僂們也不知道？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。」黛玉啞道：「呸！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！我怎麼浮躁了？」紫鵲笑道：「好好兒的，為什麼較了那穗子？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，姑娘倒有七分不是？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，皆因姑娘小性兒，常要歪派他，纔這麼樣。」黛玉欲答話，只聽院外叫門。紫鵲聽了聽，笑道：「這是寶玉的聲音，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。」黛玉聽了說：「不許開門！」紫鵲道：「姑娘又不是了：這麼熱天，毒日頭地下，曬壞了他，如何使得呢！」口裡說著，便出去開門，果然是寶玉。一面讓他進來，一面笑著說道：「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，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。好好的為什麼不來？我就死了，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！——妹妹可太好了？」紫鵲道：「身上病好了，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有什麼氣呢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進來，只見黛玉又在床上哭。

那黛玉本不會哭，聽見寶玉來，由不得傷心，止不住滾下淚來。寶玉笑著走近床來道：「妹妹，身上可太好了？」黛玉只顧拭淚，並不答應。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，一面笑道：「我知道你不惱我，但只是我不來，叫旁人看見，倒像是僂們又拌了嘴的似的。要等他們來勸僂們，那時候兒，豈不僂們倒覺生分了？不如這會子，你要打要罵，憑你怎麼樣，千萬別不理我！」說著，又把「好妹妹」叫了幾聲。

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，這會子聽見寶玉說「叫別人知道僂們拌了嘴就生分了似的」這一句話，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。因又掌不住，便哭道：「你也不用來哄我！從今以後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，權當我去了。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往那裡去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我回家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我跟你去。」黛玉道：「我死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你死了，我做和尚。」黛玉一聞此言，登時把臉放下來，問道：「想是你要死了？胡說的是什麼？你們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，明兒都死了，你幾個身子做和尚去呢？等我把這話告訴別人評理！」

寶玉自知說的造次了，後悔不來，登時臉上紅漲，低了頭，不敢作聲。幸而屋裡沒人。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，氣的「噯」了一聲，說不出話來。見寶玉驚的臉上紫漲，便咬著牙，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，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你這個——」剛說了三個字，便又歎了一口氣，仍拿起絹子來擦眼淚。

寶玉心裡原有無限的心事，又兼說錯了話，正自後悔；又見黛玉戳他一下子，要說也說不出來，自歎自泣：因此，自己也有所感，不覺掉下淚來。要用絹子揩拭，不想又忘了帶來，便用衫袖去擦。

黛玉雖然哭著，卻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，竟去拭淚，便一面自己拭淚，一面回身，將枕上搭的一方綉帕拿起來，向寶玉懷裡一擡，一語不發，仍掩面而泣。寶玉見他擡了帕子來，忙接住拭了淚，又挨近前些，伸手拉了他一隻手，笑道：「我的五臟都揉碎了，你還只是哭？走罷，我和你到老太太那裡去罷。」黛玉將手一擡，道：「誰和你拉拉扯扯的！一天大似一天，還這麼涎皮賴臉的，連個理也不知道。」

一句話沒說完，只聽嚷道：「好了！」寶黛兩個不防，都唬了一跳。回頭看時，只見鳳姐兒跑進來，笑道：「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，抱怨地，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。我說不用瞧，過不了三天，他們自己就好了。老太太罵我，說我懶。我來了。果然應了我的話了。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麼可拌的，三日好了，兩日惱了。越大越成了孩子了。有這會子拉著手哭的，昨兒為什麼又成了烏眼雞似的呢？還不跟著我到老太太跟前，叫老人家也放點兒心呢。」說著，拉了黛玉就走。

黛玉回頭叫丫頭們，一個也沒有。鳳姐道：「又叫他們做什麼？有我伏侍呢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拉著就走。寶玉在後頭跟著。出了園門，到了賈母跟前，鳳姐笑道：「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，自己就會好的。老祖宗不信，一定叫我去說和。趕我到那裡說和，誰知兩個人在一塊兒對賠不是呢，倒像黃鷹抓住鷄子的腳，兩個人都扣了環了。那裡還要人去說呢？」說的滿屋裡都笑起來。

此時寶釵正在這裡。那黛玉只一言不發，挨著賈母坐下。寶玉沒什麼說的，便向寶釵笑道：「大哥哥好日子，偏我又不好，沒有別的禮送，連個頭也不磕去，大哥哥不知道我病，倒像我推故不去似的。倘或明兒姐姐問了，替我分辯分辯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也多事。你就要去，也不敢驚動，何況身上不好？弟兄們常在一處，要存這個心，倒生分了。」寶玉又笑道：「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。」又道：「姐姐怎麼不聽戲去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怕熱，聽了兩齣，熱的很，要走呢，客又不散。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，就躲了。」

寶玉聽說，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，只得又搭訕笑道：「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，原也富胎些。」寶釵聽說，登時紅了臉，待要發作，又不好怎麼樣；回思了一回，臉上越下不來，便冷笑了兩聲，說道：「我倒像楊妃，只是沒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，和寶釵笑道：「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。好姑娘，賞我罷！」寶釵指著他厲聲說道：「你要仔細！你見我和誰玩過？有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，你該問他們去！」說的靚兒跑了。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，當著許多人，比纔在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，便急回身，又同別人搭訕去了。

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，心中著實得意，纔要搭言，也趁勢取個笑兒，不想靚兒因找扇子，寶釵又發了兩句話，他便改口說道：「寶姐姐，你聽了兩齣什麼戲？」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，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，遂了他的心願，忽又見他問這話，便笑道：「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，後來又賠不是。」寶玉便笑道：「姐姐通今博古，色色都知道，怎麼連這一齣戲的名兒也不知道，就說了這麼一套？這叫做『負荊請罪』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原來這叫『負荊請罪』！你們通今博古，纔知道『負荊請罪』；我不知什麼叫『負荊請罪』！」

一句話未說了，寶玉黛玉二人心裡有病，聽了這話，早把臉羞紅了。鳳姐這些上雖不通，但只看他三人的形景，便知其意，也笑問道：「這麼大熱的天，誰還吃生薑呢？」眾人不解，便道：「沒有吃生薑的。」鳳姐故意用手摸著腮，詫異道：「既沒人吃生薑，怎麼這麼辣辣的呢？」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，越發不好意思了。寶釵再欲說話，見寶玉分羞愧，形景改變，也就不好再說，只得一笑收住。別人總沒解過他們四個人的話來，因此，付之一笑。

一時寶釵鳳姐去了。黛玉向寶玉道：「你也試著比我利害的人了。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，由著人說呢？」寶玉正因寶釵多心，自己沒趣兒；又見黛玉問著他，越發沒好氣起來。欲得要說兩句，又怕黛玉多心，說不得忍氣，無精打彩，一直出來。誰知日今盛暑之際，又當早飯已過，各處主僕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。寶玉背著手到一處，一處鴉雀無聲。從賈母這裡出來，往西走過了穿堂，便是鳳姐的院落。到他院門前，只見院門掩著，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，——每到天熱，午間必要歇一個時辰的——進去不便，遂進角門，來到王夫人上房裡。只見幾個丫頭，手裡拿著針線，卻打盹兒。王夫人在裡間涼床上睡著。金釧兒坐在旁邊搥腿，也七斜著眼亂恍。

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，把他耳朵上的墜子一摘，金釧兒睜眼，見是寶玉。寶玉便悄悄的笑道：「就困的這麼著？」金釧兒抿嘴一笑，擺手叫他出去，仍合上眼。寶玉見了他，就有些戀戀不捨的。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，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，掏了一丸出來，向金釧兒嘴裡一送。金釧兒也不睜眼，只管噙了。

寶玉上來，便拉著手，悄悄的笑道：「我和太太討了你，僂們在一處罷。」金釧兒不答。寶玉又道：「等太太醒了，我就說。」

」金釧兒睜開眼，將寶玉一推，笑道：「你忙什麼？『金簪兒掉在井裡頭，有你的只是有你的』，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？我告訴你個巧方兒：你往東小院兒裡拿環哥兒和彩雲去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誰管他的事呢？僇們只說僇們的。」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，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個嘴巴，指著罵道：「下作小娼婦兒！好好兒的爺們，都叫你們教壞了！」寶玉見王夫人起來，早一溜煙跑了。

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，一聲不敢言語。登時眾丫頭聽見王夫人醒了，都忙進來。王夫人便叫玉釧兒：「把你媽叫來，帶出你姐姐去！」金釧兒聽見，忙跪下，哭道：「我再不敢了！太太要打要罵，只管發落，別叫我出去，就是天恩了。我跟了太太□來年，這會子攆出去，我還見人不見人呢？」

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，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子。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，這是平生最恨的，所以氣忿不過，打了一下子，罵了幾句。雖金釧兒苦求，也不肯收留，到底叫了金釧兒的母親白老媳婦兒領出去了。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，自己沒趣，忙進大觀園來。只見赤日當天，樹陰匝地，滿耳蟬聲，靜無人語。剛到了薔薇架，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。寶玉心中疑惑，便站住細聽，果然那邊架下有人。此時正是五月，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。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，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，手裡拿著根別頭的簪子在地下掘土，一面悄悄的流淚。

寶玉心中想道：「難道這也是個癡丫頭，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？」因又自笑道：「若真也葬花，可謂『東施效顰』了，不但不為新奇，而且更是可厭！」想畢，便要叫那女子，說：「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。」話未出口，幸而再看時，這女孩子面生，不是個侍兒，倒像是那□二個學戲的女孩子裡頭的一個，卻辨不出他是生、旦、淨、丑那一個腳色來。

寶玉把舌頭一伸，將口掩住，自己想道：「幸而不曾造次！上兩回皆因造次了，顰兒也生氣，寶兒也多心。如今再得罪了他們，越發沒意思了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又恨不認得這個是誰。再留神細看，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，眼顰秋水，面薄腰纖，嫵嫵婷婷，大有黛玉之態。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，只管癡看。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，並不是掘土埋花，竟是向土上畫字。

寶玉拿眼隨著簪子的起落，一直到底，一畫、一點、一勾的看了去，數一數□八筆。自己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他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，猜是個什麼字。寫成一想，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「薔」字。寶玉想道：「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，這會子見了這花，因有所感，或者偶成了兩句，一時興至，怕忘了，在地下畫著推敲也未可知。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。」一面想，一面又看，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。畫來畫去，還是個「薔」字。再看，還是個「薔」字。

裡面的原是早已癡了，畫完一個「薔」，又畫一個「薔」，已經畫了有幾□個。外面的不覺也看癡了，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著簪子動，心裡卻想：「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，纔這麼個樣兒。外面他既是這個樣兒，心裡還不知怎麼熬煎呢。看他的模樣兒，這麼單薄，心裡那裡還攔的住煎熬呢？——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！」

卻說伏中陰晴不定，片雲可以致雨。忽然涼風過處，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。寶玉看那女孩子頭上往下滴水，把衣裳登時濕了。寶玉想道：「這是下雨了。他這個身子，如何禁得驟雨一激？」因此，禁不住便說道：「不用寫了。你看身上都濕了。」

那女孩子聽說，倒唬了一跳，抬頭一看，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用寫了。一則寶玉臉面俊秀；二則花葉繁茂，上下俱被枝葉隱住，剛露著半邊臉兒；那女孩子只當也是個丫頭，再不想是寶玉。因笑道：「多謝姐姐提醒了我。——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？」

一句提醒了寶玉，「噯喲」了一聲，纔覺得渾身冰涼。低頭看看自己身上，也都濕了，說：「不好！」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，心裡卻還記掛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。

原來明日是端陽節，那文官等□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，進園來各處玩耍。可巧小生寶官、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，正在怡紅院和襲人玩笑，被雨阻住。大家堵了溝，把水積在院內，拿些綠頭鴨，花鸚鵡，彩鴛鴦，捉的捉，趕的趕，縫了翅膀，放在院內玩耍，將院門關了。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。

寶玉見關著門，便用手扣門，裡面諸人只顧笑，那裡聽見？叫了半日，拍得門山響，裡面方聽見了。料著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，襲人笑道：「誰這會子叫門？沒人開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」麝月道：「是寶姑娘的聲音。」晴雯道：「胡說！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？」襲人道：「讓我隔著門縫兒瞧瞧，可開就開，別叫他淋著回去。」說著，便順著遊廊到門前往外一瞧，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。襲人見了，又是著忙，又是好笑，忙開了門，笑著，彎腰拍手，道：「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！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？」

寶玉一肚子沒好氣，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腳；方開了門，並不看真是誰，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，便一腳踢在肋上。襲人「噯喲」了一聲。寶玉還罵道：「下流東西們！我素日擔待你們得了意，一點兒也不怕，越發拿著我取笑兒了！」口裡說著，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，方知踢錯了，忙笑道：「噯喲！是你來了？踢在那裡了？」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兒的，今忽見寶玉生氣，踢了他一下子，又當著許多人，又是羞，又是氣，又是疼，真一時置身無地。待要怎麼樣，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，少不得忍著說道：「沒有踢著。還不換衣裳去呢。」

寶玉一面進房解衣，一面笑道：「我長了這麼大，頭一遭兒生氣打人，不想偏偏兒就碰見你了！」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，一面笑道：「我是個起頭兒的人，也不論事大事小，是好是歹，自然也該從我起。但只是別說打了我，明日順了手，只管打起別人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纔也不是安心。」襲人道：「誰說是安心呢？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小丫頭們的事。他們是憨皮慣了的，早已恨的人牙癢癢，他們也沒個怕懼。要是他們，踢一下子唬唬也好。剛纔是我淘氣，不叫開門的。」

說著，那雨已住了，寶官玉官也早去了。襲人只覺肋上疼的心裡發鬧，晚飯也不曾吃。到晚間脫了衣服，只見肋上青了碗大的一塊，自己倒唬了一跳，又不好聲張，一時睡下，夢中作痛，由不得「噯喲」之聲，從睡中哼出。

寶玉雖說不是安心，因見襲人懶懶的，心裡也不安穩。半夜裡聽見襲人「噯喲」，便知踢重了，自己下床來，悄悄的秉燈來照。剛到床前，只見襲人嗽了兩聲，吐出一口痰來，「噯喲」一聲，睜眼見了寶玉，倒唬了一跳，道：「作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夢裡『噯喲』，必是踢重了。我瞧瞧。」襲人道：「我頭上發暈，嗓子裡又腥又甜，你倒照一照地下罷。」寶玉聽說，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，只見一口鮮血在地。寶玉慌了，只說：「了不得了！」襲人見了，也就心冷了半截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